



中国小说

金麻雀获奖作家文丛·申平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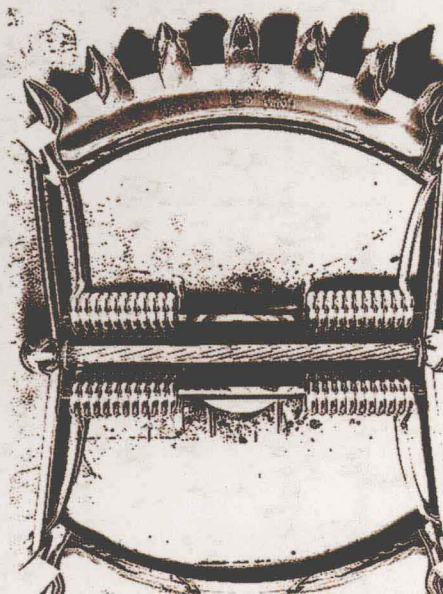
申平、著 杨晓敏 刘海涛 秦俑、主编

猎豹

《头羊》/《人威》

《砍头王》/《记忆力》

《红鬃马》…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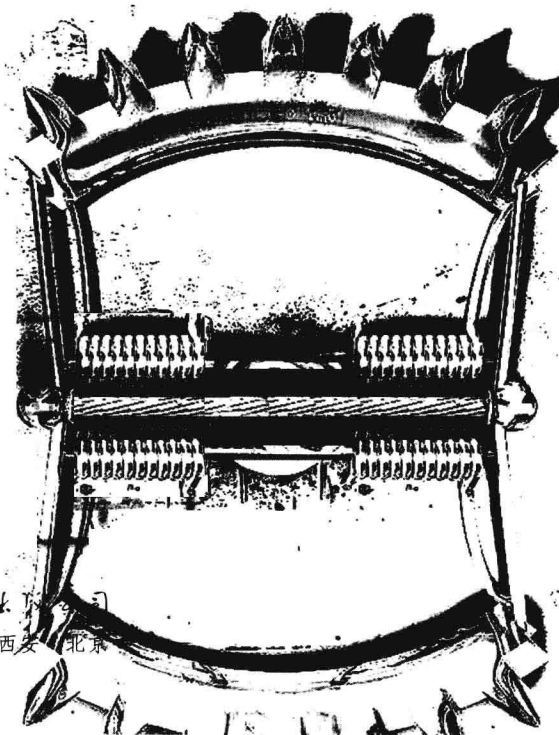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出版集团
世界图书出版公司

中国小说

金麻雀获奖作家文丛·申平卷

申平／著 杨晓敏 刘海涛 秦俑／主编

猎豹



世界图书出版公司
广州·上海·西安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金麻雀获奖作家文丛. 申平卷 / 申平著. —广州: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, 2011. 4

ISBN 978-7-5100-3321-6

I. ①金… II. ①申… III. ①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41617 号

金麻雀获奖作家文丛. 申平卷

主 编: 杨晓敏 刘海涛 秦 俑

策划编辑: 陈名港 陈 岩

责任编辑: 韩海霞

责任技编: 刘上锦

封面设计: 柳国雄

出版发行: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

(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邮编: 510300)

电 话: 020-84451013

http: //www.gdst.com.cn E-mail: pub@gdst.com.cn

印 刷: 广州嘉正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: 12.625

字 数: 113 千

版 次: 2011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100-3321-6/I·0235

定 价: 26.00 元



作者简介

申平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国家一级作家，惠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、惠州市小小说学会会长，惠州市突出贡献人才奖“科教之星”获得者。坚持文学创作多年，发表文学作品 200 多万字，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和小小说作品集 9 部，小小说作品数百次入选《小说选刊》、《小小说选刊》、《微型小说选刊》和各种文集、权威选本，有的还被介绍到国外，被改编成电视剧，进入大中专教材；曾获小小说金麻雀奖、全国小小说优秀作品奖、蒲松龄微型文学奖和第 20 届“冰心儿童图书奖”等多项大奖，另有电视剧《你好，西拉沐沦》、《心中的佛珠》分获“飞天奖”、“金童奖”和全国少数民族题材“骏马奖”；少儿电影《戴佛珠的藏娃》获广东省五个一工程奖特别奖；广播剧《会说话的佛珠》、《移民女儿的心事》等获广东省五个一工程奖、中国广播剧一等奖。

[金麻雀奖简介]

为了倡导和规范小小说文体，推介名家，遴选精品，2003 年，由《小小说选刊》、《百花园》、《小小说出版》、郑州小小说学会联合设立了“小小说金麻雀奖”。该奖项以每位作家在规定年度内创作发表的 10 篇作品为参评单元，同时参照作家的整体创作实力进行评选。第一届评选时间为 1982~2002 年度，共评选 10 人；以后每两年评选一届，每届评选 5 人。此奖项虽系民间发起，但因其全国性、权威性和公正性，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富有影响力的重要奖项之一。

[历届金麻雀获奖作家]

第一届（1982~2002）

王 蒙 冯骥才 林斤澜 许 行 孙方友
王奎山 侯德云 刘国芳 陈 毓 黄建国

第二届（2003~2004）

邓洪卫 宗利华 刘建超 蔡 楠 刘黎莹

第三届（2005~2006）

于德北 谢志强 孙春平 聂鑫森 陈永林

第四届（2007~2008）

沈祖连 申 平 魏永贵 非 鱼 周 波

[中国小小说金麻雀获奖作家文丛]

冯骥才 《快手刘》
许 行 《白雪雕像》
孙方友 《富孀》
王奎山 《乡村传奇》
侯德云 《你要深情地看着我》
刘国芳 《风铃》
陈 毓 《美人迹》
黄建国 《一树蝴蝶》
邓洪卫 《初恋》
宗利华 《蓝颜知己》
刘建超 《朋友，你在哪里》
蔡 楠 《水家乡》
刘黎莹 《上钩的鱼都很美丽》
于德北 《百合花布》
谢志强 《桃花》
孙春平 《讲究》
聂鑫森 《大师》
陈永林 《红乌鸦》
沈祖连 《前朝遗老》
申 平 《猎豹》
魏永贵 《先生》
非 鱼 《来不及相爱》
周 波 《左边的风景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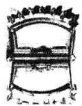
从故事里开掘生活本质

——申平小小说印象

杨晓敏

在当下的文学大家族里，一些具有良好文学潜质的小小说作家们，在经过多年的创作实践后，不仅在掌握小小说文体的艺术规律上愈加熟稔，能在字数限定、结构特征和审美态势上整体把握到位，而且在创作上意味地思考，即在选择题材、塑造人物和表现形式上，也彰显出个性化的自觉追求。可以这么说，小小说写作者通过长时期的勤奋努力，不懈地丰富着自身的文学储备，以弥补诸多先天不足，由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爱好者到作家的脱胎换骨般的蜕变，正为这一新兴文体的健康良性生长，注入了鲜活的元素。

小小说易写难精，却有着入门容易出门随意的便利，才使更多的人从单一的文学消费者转化为文学创作的参与者。“文化中产阶级”的形成，必将会冲击且抬升国人整体的生存意识和认知社会的强势思维。虽然在成千上万的小小说写作者中，大多数人依然只能以粗疏的文字来编织故事，不属于真正文学意义上的“作家”，但毕竟有数十名凤毛麟角的小小说作家以自身数质兼优的创作，稳步进入经典写作的行列，在更大范围内被认可的同时，也调节、改善着小小说的质地。小小说和长小说悄然接轨的重要标志之一，在于同样具备了大众化写作和精英化写作的本领。这些代表性作家和优秀作品所折射出来的才华，以及对社会、人生、文学的深层理解思考，即使和从事别样体裁、文本写作的同行比较，也不逊其后。二十年前，因为一篇叫《摔跤》的小小说，申平便成为我重点联系的作者。《摔跤》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：在“拨乱反正”时期，一位经“平



猎豹

反”复职的县委书记，在大沙滩豪兴大发，想和部下们一较身手，重新追寻当年的青春激情，谁知那些早已习惯于唯唯诺诺的随从们，一个个竟佯装不堪一击。叹息中他只能与邂逅的陌生小伙子较技，在被小伙子狼狈地侧身扛摔时，他满心期待着那个曾经萦绕心头的结局重现，谁知部下们见状一顿呵斥，小伙子即刻蔫了，瞬间变得瘫软如泥。他怅然若失，明白一场浩劫对社会风气、干群关系，乃至人们精神心灵上的戕害，已像毒素一样蔓延滋长，想消除殆尽，恐非一朝一夕之事。虽然这篇优秀的作品并未大红大紫，为读者所耳熟能详，然而作者在情节推进中体现出来的控制能力，语言表述上的个性化追求，却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。

众所周知，小小说这一新兴文体在20世纪80年代尚处于襁褓期，远未形成独立的文体形态，更谈不上成熟理论的引导和规范。众多的小小说写作，只能蹒跚在实践探索的路上，无法摆脱短篇小说写作技法的窠臼以及认识上的局限，多有脱水干菜式的缩写。像《摔跤》这样的小小说，作者在字数限定、特定环境的选择、典型人物的形象塑造以及主题思想的开掘上，自觉兼顾于一体，尤显难能可贵。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“小小说专业户”的写作，之于小小说文体创新是有开拓、奠基意义的。《摔跤》的成功，使申平的小小说创作有了良好的开端，在此后不长的时间里，他果然不负众望，连续写出了《红鬃马》、《草龙》、《古坛》、《通灵》等作品。仅从题目上即可看出，这些小小说携带着浓郁的传奇意味，令读者怦然产生出难以拒绝的阅读期待。申平早期的写作，是有意把可读性摆放在首位的：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旷野，野性贲张的骏马，游牧民独特神秘的帐篷生活等等，给作者提供了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创作素材。

能把故事尤其是传奇故事讲得一波三折、九曲回肠、跌宕起伏又不纯粹猎奇，不能不说是写作者能赢得读者青睐的一种有效手段。虽说它多少含有一些取巧的成分，但事实上有不少小小说写作者成功地徜徉在这条捷径上。有此顿悟的申平深谙此道，通过近些年在南方的生活打拼，对文学的理解愈加成

熟。他说，故事与小说的差异在于，前者是为了故事而故事，后者是故事后面有故事——回味无穷。现实生活中会有不同的故事，而要成为小说，则需要作家在生活中提干货、取精华，在故事这个“庙”里，适当造出一个“神”来。我以为作者所说的这个“神”，实际上就是文章的“立意”。近几年作者之所以佳作迭出，能跻身于一流的小小说作家队伍，自然和不俗的创作观念有关。《头羊》是申平荣获过全国小小说优秀作品奖的佳作，它叙述了一个人与动物相处相离的怨艾故事。与早期的同类作品比较，《头羊》不再是简单地以猎奇式的结构来刺激读者的眼球，而是对主人公羊倌狭隘的生存姿态进行一层层剖析，把卑劣人性中的短视、阴鸷、欺诈摊开，供人思索。《人威》属于有亮色的作品。人类充分利用自身的优长和想象力，对侵犯的兽性进行抗拒、讨伐和“施教”。此类题材极易极端化处理，作者却偏执于智力资本的运用，既不伤害凶残的野生保护动物，又有效地动用“高招”来保护自身的利益。《记忆力》则是一篇曲径通幽、以点显面的范文，一个人用一辈子的努力，依然未能脱净少年时代的一记污点，着实让人对俗世喟然长叹，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袭上心头。

小小说的剪裁取舍间极有学问，在千把字的篇幅里何处写意、何处泼墨，大有讲究。申平的《猎豹》就一反常态，并不叙述猎豹的过程，而是侧重在“结果”上做文章，渲染得悬念四起，有声有色。围绕着一张豹皮的处理意见、方式和态度，让个别干部败类的丑恶嘴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，诠释着今天仍有“人性恶于豹”的阴暗一面。《谁能打我耳光》是一篇“新官场现形记”，让按摩女来惩罚、教育干部，令人啼笑皆非之余，才会体味到它绝妙的讽刺效力。申平的语言工稳而富有张力，常有“传神”“点睛”之笔，笔下人物个性鲜明，读后令人挥之不去。

（杨晓敏，现任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，《小小说选刊》《百花园》主编，曾荣获“小小说事业家”等荣誉称号）

目 录

第一辑 | 获奖作品

- 功臣 / 2
大仙姑 / 4
摔跤 / 6
头羊 / 9
市长扶贫 / 11
猎豹 / 13
猫王 / 15
砍头王 / 18
战马火龙驹 / 20
记忆力 / 23

第二辑 | 动物世界

- 红鬃马 / 28
狼涎 / 30
兽戏 / 32
草龙 / 34
怪兽 / 37
通灵 / 39
猎神 / 41
狼财 / 43
人威 / 46
浪漫和恐怖之夜 / 49
怀念牛 / 52
去找战马墓 / 55
寻找大黄马 / 58
猎兔 / 60
农场那头公猪 / 62
绝壁上的青羊 / 64
两条狗的爱情及其结局 / 67
人与虎（三题） / 70

第三辑 | 拍案惊奇

- 车祸 / 78
绝路 / 80
活鲁班 / 82
吴雪的两次奇特经历和不同结局 / 84
刘四养羊 / 86
“闲员”许克武 / 88
包公与猫 / 90
杨百万 / 92
英雄的传说 / 94
成仙记 / 96
叶公好龙（二题） / 98

第四辑 | 一壶老酒

- 戒烟 / 102
绝方 / 104
杀牛 / 106
抓狐 / 108
歌唱家 / 111
老张的罗曼史 / 113
爱情纽扣 / 115
浪子回头 / 117
老冷这个人 / 119
饼干 / 121
书法家 / 124
窗外，那棵杏树 / 126

第五辑 | 酸甜苦辣

- 母亲的守望 / 130
作家的父亲 / 132
老吴醉酒 / 134
巨石 / 136
老爹的腰带 / 138
垃圾夫妻 / 140
情书 / 142
追火车 / 145
这条小路 / 147
重逢 / 150
女大学生宿舍的虱子 / 152
黑匣 / 154
极品人参 / 156
给咱写个墓志铭 / 158
验证 / 160

第六辑 | 官场一瞥

猫女子 / 164

局长的爱好 / 166

选丑 / 168

活人让尿憋死 / 170

谁能打我耳光 / 172

黑框 / 17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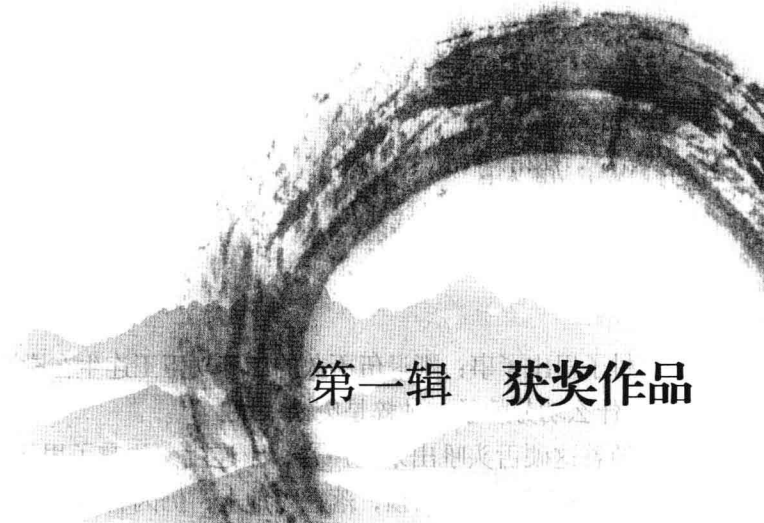
机关潜规则 / 176

领导出书 / 178

植树节日记 / 18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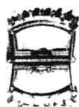
豪华下乡 / 182

动物形象中的人文立意——申平小小说创作论 / 周 鹏 刘天平 / 184



第一辑 获奖作品

对于一个作家而言，写作靠的是实力，获奖靠的是运气。申平是个既有实力又有运气的作家。当年他写下第一篇小小说作品《功臣》，随即就在全中国几万篇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，一举获得《中国青年报》全国千字小说征文二等奖。这种运气不会人人都有，但是申平如果就此止步，读者也不会记住他。可贵的是申平凭着自己的执着和实力，从此在小小说的田野里辛勤耕耘，所以他就收获不断，左一个右一个地老是获奖，直至登上小小说最高领奖台。本辑选的是他的十篇获奖作品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他的代表作。看官细品，余味无穷。



功臣

村子里出了事：刚退伍不久的二等功臣王连生在撒酒疯。

“什么功劳牌子，纯粹是废铁一块！”

随着这硬舌头吼出来的声音，王连生家的窗子里飞出一个亮晶晶的东西，它掠过围观者的头顶，落在雪地上，仍闪着晶莹的光。

大家不由都把舌头吐出半截：这“废铁”可曾使全村人荣耀了好一阵哩。更不用说连生他妈了。她整天把它挂在家中最显眼的地方，谁来跟谁显摆。

从院外走进来一个人。他过去捡起那块“废铁”，在手里不停擦拭着。为了擦得干净，他把它放在离眼睛很近的地方，就像近视眼的人在擦拭眼镜一样。雪光和屋里射出的灯光照出他的身影，人们又吃一惊：咦！这不是“老闷罐”吗！一个满脸伤疤，整天和哑巴牲口打交道的人。

屋里，王连生那硬舌头仍在控诉：“……我像牛一样干了六年啊！啥苦没吃过，啥罪没受过！光说要入党提干哩，寻思靠这功劳牌子安排个工作哩……可到头来怎么样，我还得回来顺着垄沟找豆包吃啊！你们说，这牌子不是废铁，是什么！你们说啊！”

有人表示同情地叹着气。

“老闷罐”这时拨开人群，他一直走到屋里那个破口大骂的青年人面前，用一双深陷在眼窝里的眼睛盯住他。接着，他慢慢地伸过一只手去，手上托着那枚金光闪闪的二等功勋章。

“戴上，你！”他嗓子不好，声音嘶哑。

王连生正说的火起，见那“废铁”又回到自己眼前，犹如火上浇油，“啪！”地一掌将其击落，吼道：“给我拿走，拿走！”

“老闷罐”弯下腰，再次将那奖章捡起，放在鼻子底下擦拭，然后又递到年轻人面前：“戴上，你！”

“啪！”功臣再次将其击落。

“啪！啪！”

随着又是两响，原来是那青年人挨了两记耳光。“老闷罐”突然变成一头暴怒的公牛，当胸将醉醺醺的王连生揪住，一言不发，只管拖着他往外走。

大家上来解劝，醉汉也在挣扎，可他仍不松手，一直把王连生拖到了自己的家——羊圈屋里。

“老闷罐”哐地打开一个箱子，捧出一个精致的小木匣子，往王连生眼前一放：“打开，你！”

王连生不知是被吓住了还是怎的，他乖乖打开了匣子：哦，匣子里竟放着十几枚年代久远的功勋章。跟着来看热闹的人这才记起，“老闷罐”的确是名退伍军人，据说在朝鲜战场上还捉过美军上校，可大家一直半信半疑。也怪他整天只是默默无闻地放羊，连酒疯也没有发过半次，他好像被人遗忘了。

王连生先还有点醉眼朦胧，渐渐两眼睁大，嘴巴也张开。他猛地挺直身子，向“老闷罐”咋地来了个立正，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——他醒酒了。

（本文获《中国青年报》首届全国千字小说大赛二等奖）



大仙姑

县城里有座老君堂。

老君堂里不仅供奉太上老君，同时还供奉着其他各路神仙。其中有位大仙姑，至今人们也没弄清她究竟是谁的化身，但据说她很灵验。

大仙姑模样端庄、俊秀，她身披一件大红袍，每日稳稳坐在法堂之上。因为人们都说她灵，所以她身前总是香火不断。大仙姑就在这袅袅香烟中度过每天的快乐时光。

老君堂的主持姓李，人称李当家的。他银髯飘飘，精神矍铄，颇有几分仙风道骨。他不仅当主持，还能给人发功治病。老君堂因为有了大仙姑和他，所以香火日盛。

一天，一群戴红袖标的人却冲进了老君堂。

大家先是将李当家的绑了，戴起高帽游街示众。接着又来推倒各路神仙。其他神仙包括太上老君在内，都是一推即倒，一倒即烂，唯有这大仙姑岿然不动。

人少，再加入；喊齐号子，一二三！众人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，大仙姑依然不动纹丝。

奇了，怪了！众人便有点害怕。领头的把手一挥：“去，到街上拉两条牛来，我就不信打不倒她。”

牛拉来了，用绳子把大仙姑套上，众人发声喊，大仙姑还是稳如泰山。

被绑在檐下的李当家此时说话了：“你们拉不动她，她已在此生根。善哉善哉！”

领头的骑虎难下，而且心中发虚，他指着李当家的大叫：“都是这老牛鬼蛇神捣的鬼，我们接着斗他！”

众人一拥而上，拳打脚踢，挂秤砣、喷气式，只一会功夫，年过八旬的李当家便气息奄奄。李当家当天夜里死在大仙姑的脚下。有人说，第二天亲眼看见大仙姑的脸上挂满泪水。

老君堂自然被查封了起来，里面的神仙只剩下大仙姑。于是，关于大仙姑的传说迅速传播开来，而且越传越神。人们说，推大仙姑的那天，只见老君堂里霞光万道，瑞气千条，那是真神下界了。还说领头推大仙姑的人第二天一早醒来，发现自己的脚丫子朝了后……

被封掉的老君堂一时充满了神秘的色彩。人们更加信奉大仙姑，经常有人偷偷在老君堂院外烧香，许愿还愿。老君堂仍是许多人心中的圣地，以致于若干年间竟没人把它移作别用。

忽一年，提出保护名胜古迹。县城里唯一算得上名胜古迹的自然是老君堂。便在一个白天，一行人小心翼翼启了封，战战兢兢走进院来。但见眼前断壁残垣，芳草萋萋，一派破败景象。大家壮了胆子，推开大仙姑住的偏殿，叫声苦，不知高低，一时全都惊呆了。

偏殿里早不见了大仙姑！那个神采奕奕、令人五体投地的大仙姑！出现在大家眼前的，竟是一大截粗粗的树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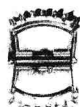
再壮胆上前勘察，众人恍然大悟，却原来庙宇年久失修，漏雨不断，日复一日，将大仙姑不断冲洗，泥巴褪尽，大仙姑当年推拉不动的秘密也暴露出来——她的“身子”便是那树桩子！

大家叹口气，都说上当匪浅，其中有位业余记者便说要将此事写成文章发表，以正视听。但其中一位领导却高瞻远瞩地说：“不行，谁也不能泄露这个秘密。”

数月后，老君堂修葺一新，重新开放。远远近近的人都被吸引来了，人们争睹大仙姑风采。但见容颜依旧，红袍更艳，高踞法坛俯视众生。人们对她顶礼膜拜，仙姑殿里的香火扯起漫天大雾。

大仙姑名噪一进，县城由此成为旅游胜地贸易中心。

（本文获“春兰·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”三等奖）



摔 跤

大沙滩上正有一伙人在摔跤。

显然不是一般的人，沙滩旁停着几辆小汽车。午后，阳光强烈，农人都歇晌了，沙滩周围便异常宁静。于是这伙有身份的人才敢如此放浪形骸。

摔跤的主意是张头出的。刚才车子经过大沙滩的时候，他的心猛跳了一下，一段遥远而又清新的记忆跃入脑际，他不由叫了一声：“停车，快停车！”张头打开车门走出来，心一下子醉了。多美的大沙滩啊！白如银、平如镜、软如垫，连八十老翁见了，也想上去打个滚。他迈步走上去，仿佛一下子走入一个童话世界。大沙滩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，他猛地一下子扑在上面，就像孩子扑进了母亲的怀抱：惬意地打了两个滚，真想吼上一嗓子什么“风”……

“来，过来，咱们摔个跤吧！”张头冲着陆续走出车门的人喊叫，他看见所有的人好像一下被定了格，接着又面面相觑。很明显，他们都以为自己喝多了或得了精神病，他哈哈大笑起来：“我说你们呐，当官都当傻了！难道咱就会整天开会训人？你们看，多好的沙滩啊，来吧，轻松一下！”

大家一齐松了口气，又不约而同转动脖子看一看周围，这才迈着犹疑的步子向张头走来。张头一下子扔掉了西装，又甩掉皮鞋，扒了袜子，朝手心啐口唾沫，搓搓，挥着手臂叫阵：“来，今天我打擂，有种的，上！”

摔得太不精彩。一行人全不是对手，张头并没觉得怎么用劲已经摔翻了一溜，其中一位局长不摔自倒，四脚朝天在沙地上说：“我摔不过你，认输行吧？”

张头心中便有几丝不快，同时又有几分疑惑：怎么都不敢跟我动真格的呢？他慢慢捡起西装往身上穿，眼睛直愣愣地望着远处。他的脸忽然泛